

程抱一《此情可待》中的小说诗学¹

(法) 吕克·弗莱斯 袁 莉 译

在程抱一的所有作品中，小说创作是迟开的花朵：每一篇故事都经历了漫长的构思——《天一言》出版于1998年²，《此情可待》发表于2001-2002年³，第三部小说据说还在酝酿之中。在不同场合的几次会晤中，作者曾经表示，对他而言，创作小说一方面需要长时间在法语上的锤字、炼句；另一方面，虽然小说和诗歌在本质上目标相同，但诗歌是通过直觉形象来表现的，而小说却是通过时间中的情节展开来表现的。

《此情可待》的作者是这样从诗歌走向小说的：通过展开一段情节，小说家打开了俯瞰世界的诗人之眼——于是这段情节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小说中虚构的世界。对程抱一而言，写诗是创作的初体验，如果不是在时序上，那么至少在原则上，小说创作是嫁接在诗歌创作之上的一个副产品——它表现为一条**他道**。

在上述两部呈现他道的小说作品中，我们似乎无法抽绎出类似于福楼拜小说的诗学。关于福楼拜，目前已经搜集到的他的大量书信，表明他曾经非常执着甚至热切地试图定义并解决有关小说技巧的一些问题：怎样驾驭一个故事或者一段对话，怎样引入一段描写等等。《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给始终纠缠着作者的那些问题提供了多种答案。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不是程抱一对待小说的态度：程抱一向小说**靠拢**的方式，更像是一艘小船靠向某个河岸，始终没有偏离自己创作的精神航道。

然而，沿着这条精神航道创作出来的小说，仍不失一种小说诗学的意味。首先，一切文学作品多多少少都呈现出自己的一套诗学——对此不需要多么权威的专家——作品及其诗学之间的关系是内在而必然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此外，与福楼拜的方式截然不同，甚至有可能完全相反：程抱一只有在不停地自我追问中，才能创作小说。正如我们看到的，程抱一在创作的后期，将那些滋养他诗歌创作和艺术批评的丰富多彩的追问，反过来不断地滋养他的小说创作——这是一种新的形式，这种迥异于诗歌的新，刺激了他的小说创作。小说和诗歌无疑是程抱一表现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如果把二者仅

¹关于“la poétique”一词的翻译尚存争议，有学者译成“诗理”，本文沿用国内批评界惯常的说法，译成“诗学”。——译注

² Paris, Albin Michel; rééd.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coll. « Le Livre de Poche », 2001.

³ Paris, Albin Michel, 2002 (这部作品的首印实际在2001年，曾被选为巴黎新书俱乐部的“当月名著”。本文中所有关于《此情可待》的引言，均按照2003年巴黎“口袋丛书”再版的版本标注页码，由本文译者重新翻译成中文。另有关程抱一先生的小说创作情况，在Madeleine Bertaud教授的研究著作中有更详细的介绍：François Cheng : un cheminement vers la vie ouverte, Paris, Hermann, coll. « Savoir Lettres », 2009, chap. II, « Le romancier », pp. 79-162.